

梅
花
草
堂
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周啓祥 跋

叙

夏母浦太夫人九十序

夏母浦太夫人者予友夏士琰母也士琰與予約爲兄弟垂四十年頗聞其獨居奉母之槩爲詳而其母太夫人以天啟元年春稱九十賓從戚友爭捧百歲卮獻酬堂下謂士琰兄弟善養今昔希有然稍詘于祿云士琰蹶然曰走惟無所得藉以奉母豈憂貧賤

哉母性淡不務多取其惟母子相保爲念而予每自
顧此嶢嶢者非諧時之物脫幸有祿將攫世網其必
不能長侍老母予聞而嘆吾友士琰之真素果不能
匿其心以相媚也雖然士琰不憶君家萱荆榮會之
事乎昔胡忠安雅重君家儀部而慕其兄臨海公之
挺勁轉官京師迎養林母林母叅政鐘女也萱圖之
咏爲世傳寶此夏氏絕盛之事而以觀於今即士琰
之祿養不逮兩翁然其合離年齒之數亦稍稍駕軼
前人矣士琰書破萬卷有筆如椽就使得志于干時

之學力能諧世其必不肯稍違太夫人膝下之歡而
太夫人煦煦愉愉惟士琰左右焉是賴聲氣相聞焉
是愜就使享之以三釜隆之以翠翟錦繡之適其又
不能無縈無繫至望百如嬰兒也龔挺曰蓋日者嘗
訪士琰入門而聞其奉母之聲至欲隕涕人生上壽
百歲中壽六十何有毋登其上子踰其中而怡聲相
保如此哉朱漢徵曰此非獨吾師爾也吾師毋修婉
色以康太夫人如嬰兒焉吾師之子若孫婉嬾母旁
聚百順如嬰兒焉而師故未有約束俾康之而聚之

也陳用義曰吾髮未燥拜太夫人簾下齒髮如古稀人多色喜即今二十年色喜如初體微縮見士琰先生輒褰其袂而索所嗜如一日也嗟乎如三君子言即古者舞斑魚筍之事不足爲士琰道矣昔林參政以女妻夏氏迄今二百餘年士琰守其故居歡奉老母然則萱荆之瑞不能不爲士琰勸太夫人加一卮三君子請予述其說爲序遂序之于時同觴者漢徵之弟侃義弟用勛與兒子桐

張母姚太夫人八十序

往予遊二陸里中得友數人時伯安奉母姚太夫人
于繡野之濱與在大思曠夾隍而近望林對宇來往
休暢驥仲輒擊小艇泛青溪就三子之所至而休焉
每在伯安許必候無恙於太夫人多命家人具食爲
信宿之談歡甚無厭幾不知何者是客蓋里中稱四
友云而予以潦倒不全之軀頗不爲諸君子所厭擲
野航東渡繫纜沙邊撈人不問而知予爲繡野客矣
今年庚申伯安爲太夫人開八袞月正元日實惟設
斝之辰三人者械書告予令予爲侑觴詞其直以予

爲四友中人耶則予何能無說于此予自少讀伯安
之先南安公詩章覽其墨妙想見其磊落夷曠之度
厚施於民未盡其報已交伯安又竊聞見麓先生慷
慨自命多大略而太夫人之助內多螽斯膠木鷄鳴
小星之功家範門輝即雲間以一二數也伯安具絕
特之才偕其弟某某以文章操行冠冕斯世固宜飛
躍天衢旦暮自表于世科名青紫與一時兄弟輩相
頡頏述南安見麓未竟之事而彼蒼未定意若少靳
于伯安太夫人弗爲念也曰吾聞善養不聞祿養凡

男子能爲可用吾無所覲於後矣太夫人今年八十
髮黝齒堅神明湛湛若步履輕舉如壯盛時諸孫鬪鬪
立床下太夫人含飴餉之聞伯安肅客堂中猶時令
婢子問齋厨供具無溷卽君談笑蓋其靜和得之天
性而從容委運樂有伯安之養者知人世之榮名無
大於是卽其事見麓先生時稔聞南安公時事亦無
所加於今日也雖然伯安豈常貧賤世果有董相韓
公不遇之文耶予嘗與四人者就伯安飲食孤徃長
嘯意不能無搖落之感伯安輒黠然念母春秋甚高

仲叔更互起起居太夫人伯安回面訊所坐卧狀又未嘗不蹶然自得也是母是子於以逌休祥而凝天眷豈顧問哉凡人情共相磨礪必以聚百順致之吾親然使其子內美不足以孚于吾親如伯安子母善養之概爲之友者預策其所未然而故爲侈張壯麗之詞諒亦非繡野諸君所欲聞之伯安者蓋古今論交要以范張之升堂拜母爲人間希有之樂請三人者各爲予更進一卮知不以言之不文相厭擲也夫

奉壽許母郭太夫人七十序

余始學爲文則已知誦法公旦許先生而是時先生
初成進士文章吏治名滿人間然不免爲黠者所螫
角巾故里讀書奉母處之泊如也當是時先生產故
不當中上而賓從戚友樂侍先生者常無餘席所進
七筯鮮多醇醪茗薜無弗咄嗟而辦臧獲指數百皆
有自得之色然絕不見有持簿算從先生會計者既
數年而始獲與先生之伯子元倩約爲兄弟又二年
而與其仲仲嘉季叔顥遊其情益進又數年而予弟
大年得交三君子情益進如初當是時所涉欣戚違

順之境亦稍更矣然容至洗腆爲具如曩時減獲自得如曩時即叔顯既上公車而所御服物楚楚如曩時言受成命而行絕不聞有子母田舍之問今昔豐約之數爲世之爲者或曰蓋郭太夫人之婦順母儀如是云夫人今年七十彩衣歡笑孫曾滿前其于人世之富貴榮名安寧壽考無弗漑其實而善其會處其飫而不欲盡其贏即予遊三君子間居同里生同志所荷夫人之德垂三十餘年絕不能以一行一善名夫人豈易所謂安貞詩所謂淑順者歟當先生之

爲子鄉也予駿南覆額爾而猶能憶予大母之言曰
許氏當興寧惟其男子之祥卽吾家與郭爲世交猶
及見許夫人爲女時喜愠不形婉孌有則今雖從夫
而貴應未盡其德耳意嘻人貌榮名焉可誣哉初先
生命予與三君子交予心自醜不能執鞭然願如衣
褐之老婆嬰珠履間今三十年来竊喜許氏之福方
進未艾而予子某予弟子某某復幸與伯玄文舉輩
爲同里交且莫逆也卽不文能無一言爲夫人拊舞
耶雖然知其不文而猶願廁于高文大冊之中如鈞

天廣奏請一擊缶此則衣褐老人之事三君子其各爲我欣然進一卮焉

周母顧太碩人七十序

曩者社于顧氏之東園必往而期數則時時見孟明兄弟從其母太碩人往來外家而太碩人又念其母陸太君春秋高歸寧無時男女姻嫁必啟必詢然後從事當是時周氏兩先生棄養既久產方落太學公又豪於酒不視事兩族戚里慶遺恤問皆倚辦太碩人太碩人脫釧戒事無後期陸太君色憐之輒曰阿

母不常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業自吾爲周家婦及聞其先道德功名事太盛或稍休之將復熾即產落先世一經故在二子母無我憂未幾孟明與其弟恭叔同升上庠名大噪太碩人喜益復戒事如初不令二子涉難苦或分其志蓋予所聞社中兄弟說如此其後予因仙居公嘗交于孟明仙居公太碩人族子也而先是葉先生嘗爲予父言吾少壻佳蓋又指恭叔云則又得交恭叔皆一見如舊徃來談笑雖不甚數然時有之每相語必起居太碩人無恙然後問所

習及作義多少而兩君子年來時有竊竊之色太碩人聞知弗是也嘗語二子曰吾昔爲婦而貧汝小未成立念此時良苦今袖手爲毋選箸而進列品而嘗不乃倍蓰曩時而若等何急急不忘墮甌事一經之業將必復則既有成言于先太君何患乎而太碩人亦春秋七十矣或曰太碩人所聞于太君義甚大又習知通議公兩先生之概耳目寬碩有以自壯或曰其風霜氣有天性焉憶予少侍先子秉燭夜坐多言吾鄉先民盛德事至通議公未嘗不凜凜色動也曰

公昔以錢寧之禍竄嶺表侃侃不回更十年然後起
卒奮於功名宗社賴之吾鄉忠智人也先子又言兩
先生晚游星溪念母夫人既老壽時室於床往輒告
婦必手一編坐床下視眠食勿令媵代母亦時加慰
勞問所手何編必整冠肅立然後對相與慨然久之
又曰何有兩先生之後無聞者周氏必興故無論通
議公矣已聞葉先生有快壻則又大喜曰兩家約甚
當壻亦必佳蓋周氏內外世有令德爲後學所誦說
又如此今予于太碩人之壽無所進顧獨稱述前聞

以見鄉邦人士願頌太碩人且久即予之連蹇顛頓
不以姓名廁文綺之間者十年猶私自獻其說庶幾
太碩人聞之而驟然有喜也

金母沈孺人七十序

循玉山之左由內隍而南漸入闕闡夾岸多古屋踈
柳賀止人歸時聞午鳩破寂峰嶺橫側軒幔間舞綠
搖青光影零亂至者低回留之不能去其處上流稱
取勝者無如金氏金氏之居故當東嶽之脇庭宇潔
清花徑窈窕飛絲比竹之聲出入烟霞杳靄間與書

聲鶴唳相答響或曰金氏居此十數傳矣然莫改其
譜系所從其主者曰金振之氏所謂大隱隱市朝者
也予每偕同人徙倚城北隅望東嶽樹色輒徘徊久之
乃去一日振之酒予容安館其人偉貌而直心好
施喜俠與客款曲無寒儉瑣尾之氣時入戶寧毋久
之復出色抑抑如初所湏多咄嗟辦予心異之則竊
竊聞其母沈孺人之力云孺人侍金翁四十餘年度
事舅姑恩馭感獲其所爲淑慎之儀齊眉之敬雞鳴
小星之勤莫可勝紀已撫振之人謂振之才且賢可

不煩母母且老宜倦于勤而孺人怒然曰兒生長什
一間幸無細人之患交游日進所恃不墜其家業而
聞宏之者乃在老婦老婦幸強飯膝前諸鼎鼎者且
露頭角吾可無負金氏乃益督其健奴數十輩營子
母鬻鬻中時酒脯嗅味之身御澣衣勤澣統如奉金
翁時振之結客四方騷人墨士乃至擊劍扛鼎弄丸
跼履姑布射覆之徒常滿座上孺人見所具七筯甚
都又多長者輒津津喜已聞諸鼎鼎見頭角者號嘖
聲則又大喜曰老婦故知兒之不墜其先業也於是

孺人春秋七十諸所游振之者捧幣徵詞進封人之
祝于孺人而予友沈雲父以侑觴辭請予惟婦人主
劑常若不足況出其心胸手指間銖銖而累之乃能
饗其子之結客倒廩傾囷勿問有無亦竒矣又况身
親澣統澣衣之儉者哉流覽往古予嘗慨然于茅季
傭之割鮮奉母對客麥飯非所以康其親而陶士行
之母至截髮以助其子之論交斯不亦難其爲子哉
蓋士行於是有慚德矣雲父請以予言壽孺人其必
欣然爲諸君加一卮矣鄉先輩有金彥閨者隱居北

城山麓間與偶武孟林仲鏞輩往來唱和之什不下萬紙至今想見其所為覽勝樓者不勝滄桑之感振之豈其苗裔歟何選勝鑿之相似也予于孺人之壽更進一卮問之

周母孟節婦六十壽序

予嘗謂吾興賢里異日者將有五節婦焉其先五氏而孀者曰周母母既孀居之三十二年得歲六十國家之令婦節年六十鄉之人上其事得旌閭予母之鄉人也愧不能爲諸父老先而母年六十稱節婦宜

有序然弗敢賀禮也序曰節婦孟氏父徵仕郎翁以尚書廕官太僕節婦年十七歸太學君先是太學君嘗以愛出後其叔于舜先生以故節婦來歸事趙姑趙姑性嚴峻有栢舟之操獨歡節婦雖趙姑歡節婦而所移家故有子弗能安節婦凜凜猶寄也既數年太僕公召還太學君節婦事劉姑歡如趙而太學君與節婦內自念曾出後不得均兄弟產諸兄弟目眈眈亦無議產者節婦乃自具七筯而歡劉姑往來無時猶之乎寄也太學君既歿無子一女髻耳節婦年

二十九法宜有立爲後者而所後家以節婦之歡于趙也曰吾于法宜後諸兄弟家又以太學君既居婦于法宜後而後節婦之凜凜始十倍曩時矣既十有五年議始定然復搖搖無寧居猶之寄也當是時兩姑已捐館舍又無定嗣節婦則與母徐淑人更相命焉而淑人老壽辭節婦矣則又仗其兄光祿公時有所商確而光祿辭節婦矣當是時女去其室嗣耕其硯龕燈四壁顧影而悲傷即行年六十亦猶之乎寄也嗟乎閭巷之間閨房之秀即不幸斃然失其所天

然必有一屢之宇三尺之祿可以自托如節婦獨飄
搖于連雲之第遭迴必世之久含辛茹荼至有窮簷
嫠婦所弗能堪而節婦凜凜承之竟于如夏日如秋
霜不可狎視豈古所云以柔剛以弱強者哉或言節
婦直柔耳又何以稱焉節婦之倩曰李伯雍從予遊
嘗稱節婦之言曰凡所以爲未亡人者我知之夫子
之事則未亡人在弗敢忘也未亡人之事已無夫子
在弗敢弗忘也以故三十餘年之間所修伏臘蒸嘗
蘋藻之薦所更族黨戚里吉凶問餽之遺所御內外

臧獲一切粟米麻絲之務井井如太學君時且加茲
焉獨所值非意之干直低頭默默就之必不能堪向
隅揮涕止矣節婦曰思吾曩者所聞太淑人之教且
稱說先徵仕之言婦德也至靜而方其至矣乎嗟乎
秦松漢栢生于嵩岱之墟凌霜犯雪與寒俱老其于
世豈有望焉一朝見賞其主侈名爵而封之榮華至
今根柯長茂此非天之不可知者也又况乎國家之
令較然不欺者乎周氏代有婦節率用強力自衛至
即婦獨以柔顯斯非事理之尤難者哉節婦旣旌閭

之年而予故有女嫁孟氏爲述節婦之槩甚詳其言在耳爰刺鉛槧紀之俾採風者得以攷焉外史之職也雖然行且旌門以彰里德即以予言爲賀可也

晉毋徐太夫人六十序

予與長倩稱中表兄弟行而又行事孟嘉先生先生弗予鄙進爲文字之交言相味也其游若兄弟然因是長倩視予實兄弟而加長焉戊午之秋長倩壽其母徐太夫人諸同人若陳子欽名仲輦相與謀侑觴之詞長倩曰其必以元長子言予聞謝不敢而先生

所然曰即諸君子以同術之誼過而相存其必以情
吾聞之郁艷之詞佞而罔情夫豈其不及情也者蓋
有所不知焉元長知我而習吾家事吾聞之瞿然已
自念曰夫必以情乎則太夫人之婦于先生而母長
情則予得竊聞之矣昔者太夫人之來歸也徐翁寔
心竒先生而館爲壻云當是時先生富文藻名已大
噪於時羔雁之贄日尋其門惟弗堪北面是懇而先
生亦個儻自命所爲厚倫睦族急難調之之事乃至
玉帛筐篚高丈大州之文幾遍江左每有舉事一童

子執刺問所出夫人咄嗟間辦矣而是時晉太翁行
義如不及周恤其家一切廩師擇姓徵彩燕喜悉倚
辦于夫入夫人咄嗟具如旨以故先生處子弟戚里
之間雖甚年少時若祭酒馬先生既舉長倩而甚愛
夫人勗之弗少假曰父以慈止母則嚴稱長倩承教
凜凜卒奮於學而名噪如先生用以射主司之覆輒
小却夫人怡然弗屑意曰即以而父之學淹留至今
兒何妨小損豐滿其羽毛而天飛也長倩益沉酣聖
人之籍與海內名下士相角每有講習夫人居屏間

察之竟所徃復心竊喜自負洗腆而進即易穀脫釧
無所惜予每過長倩必侍先生怡怡愉愉柔色相語
信太史公父子之遊其言不謬而長倩方籍甚學宮
夫人春秋六十矣蘇子瞻名滿海內每與客語王夫
人竊聽之而別其非是以就子瞻不可奪之操陶士
行之毋截髭奉客卒獲美譽士君子音偉卓犖何所
不得而牀第幃房之間脫以一庸婦人處之其于乃
公事竟何如哉即先生之直操亮節未爲得志于時
然身名俱泰無所染縛而長倩且旦暮摩天咄咄逼

阿翁而直上也其所得夫人之內美視陶蘇二母又何如矣詩有之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夫人之以介眉壽又重之以昭德音倘亦諸君子相與謀侑觴之意乎而惜也予言之不足以行遠也雖然必以其情請毋悖先生旨庶幾其不文而信也夫

朱母周夫人六十序

嘗讀詩介壽而知古人子之養其親無日而非壽也後世捧幣徵詞獻酬百拜稱人間希有之福利而貌

爲吾心未必如此之儀文其子又樂而安之不以爲
飾者幾無行矣雖然人子有心無妨盡物而學道先
生槩謂劬勞之人筋非所急是義不然此于人子之
念則可耳其于眉壽豈有當焉張子曰予觀朱子今
日之壽其母而信其能養觀朱子平日之養信其無
日而非壽也凡人情自喻適志之事其莫如忘誠相
忘宜莫如子母兄弟之愛然嘗妄意人情周覽世故
肉骨手足未有真能相忘者也何也貧之不忘富也
賤之不忘貴也親之不忘年也兄弟之不忘出處也

此四端者橫于中即其爲子者察色聽聲無所不順
適其不言之意而其母亦周詳委曲匿所不便而務
爲歡其爲不忘孰大焉朱子與其弟晉行既已有名
實諸生間毋意甚得然不免事修鋋之養母意更甚
憐也朱子間歸省操鋋進毋毋援饗人爲伏臘賓客
麻絲細靡之用無所問其弟晉行操鋋而進之毋用
良然其後子儀弟稍具什一亦操鋋而進之毋用亦
然其宗老曰吾嘗見夫人飴孫于堂三婦鳴機杼其
下不見三子婦而婦鋋于其橐也夫人故善病須良

藥乃已一日朱子得藥而良兩弟跳躍母旁盡劑霍然張子曰吾與朱子交且久自其父簡庵公棄捐時迄于今母夫人未嘗忘藥其兄弟更相跳躍如一日矣此兩事者于朱子之奉母事甚細然世未有如是之忘者也朱子方厚相磨勵不徒以功名文采自見于時予未具論論其骨肉手足之相忘即古孝友不加耳雖然母夫人蓋亦有不忘者朱子勉乎哉何也如朱子今日之養而母適脫進此爲朱子之養而母意更適可知也此人情也予年且老朱子蓋藏此言

俟金緋襍還時默證本心爲毋道故吾又知朱子之必如約也

記

文飲記

張子之社友十一人曰狄仲魯曰王伯符曰狄道叔曰張濟卿曰戴孟千曰許元倩曰王仲安曰陳鄂州曰戴仲豪曰許叔顥曰葛孟文更爲文字飲戒役者洗腴興盡乃罷張子竟席飲不過五合然醉莫如張子者諸君子問曰子醉奚如也張子笑曰適哉吾始

飲也溶溶焉不知其肌之沁也鞫乎砰乎力至而酤
矣而後乃今若飛太空而莫之控者而後乃今岑岑
爾默默爾交睫焉則蘇矣則見子十一人者飲自若
也几席盤匝自若也吾將鼓勢而復飲飲而醉醉而
蘇則亦若是焉已于是諸君子以張子善酒以其飲
質焉曰台奚如矣張子曰壯哉乎仲魯氏之飲也氣
定精溢譚言疊疊則幾矣書不云乎德將無醉其或
是耶濟卿飲可百觥而不耐輸攻獻酬百拜則神愈
王此所謂和樂而不流安貞而不亂者也道叔饒口

流沫豪舉無讓有韓淮陰之略焉多益辨矣然不免
爲高祖擒孟千氏之甘酒若飴汨汨焉注之而不益
也豈其有別腸耶已嗒焉而忘其遊醉鄉耶鄂州銳
而多譴譴其醉也仲豪讓而時酣酣故吾也仲安墨
守而已矣奮其褊師徃徃奇絕若鄧艾入蜀未易詰
其所從來者元情且讓且譴且正且奇且爲石曼卿
且爲考亭氏豪耶恭謹耶其壺子之衡氣機耶季咸
莫能相之矣然一吸數斗令人襟豁而情暢則不如
叔顥氏叔顥氏之飲也李先弼之將也旗幟明鼓角

亮矣孟文氏森乎未有知其修者亦時時故作胡盧
語偵之他事皦如也然對壘搏戰終多隔堅伯符不
肯行酒而譚鋒詭特四座絕倒詎之上也飲之下也
張子曰蓋余辭諸君子而遊吳中吳中人爲余言善
酒者試之酒而已矣以故余之飲亦遂減五之三
世人之稱飲逢知己有味哉有味哉余每憶前語作飲
記蓋今昔離合之感亦少概見于此矣

容城屠者記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寧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語云

楊某故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具屠者入寺門訪之
適遇公一見固已竒公矣旦晚供具不輟公固止之
不聽三年而不怠公既登第屠者不復見至爲諸城
令屠者來謁入邑問治狀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別
去公贈之廿金并絹一疋屠者笑曰某鼓刀而屠幸
有餘鏹豈爲黃金來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
金而以與某也辭不受持一縑去後公被逮時每
秋讞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
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

市顧見屠者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已問卽君曰不在
公曰只女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屠者經紀其藁葬事
設奠痛哭而別嗟乎如屠者亦奇矣昔文丞相之友
張千載詣相囚所供飲食三年無缺迨其沒也置囊
弁擯函丞相骨以歸生死交情至今艷之屠者豈若
人之儔歟然而屠者故難矣何也非忠愍之友也蘭
谿王海齋曰予領徐文貞命送忠愍西市曹見屠者
恨不請其姓名云

呂光午記

浙人呂光午號愚嶸從尙心隱游心隱以金數千使
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爲諸生讀書杭州招慶寺
與一少年相友善時阮撫使養練僧兵少年爲兵所
侮呂居間解之僧抗悍多大言呂輒與鬪擊傷七十
三人群兵走訴撫臺使者大怒曰吾爲朝廷養兵何
物豎儒敢敗乃公事呂岸幘羅衫長揖塔下徐曰明
府過矣一書生能抗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伎安
在而稱兵乎且朝廷用此鼠輩何爲也阮色解遂罷
僧兵又海上大盜某人莫敢捕曹別駕手觴練水捕

兵陳老三使擒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頃一人衣
白紬衣短髯白眼來肆中食麵問縣中陳老三安在
知爲別駕精盜即馳南去陳點頭曰此是矣急領捕
兵四斗餘人追之則盜已駕小舡而南一人搖櫓而
手自撐篙其疾如瀉衆兵取瓦礫夾岸擲之兩手流
血而櫓不少懈篙益縱橫不可止會遇小橋陳以橋
板從空投下船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
岸上持巨板壓其首盜乃縛時練水賽會群公在鐘
樓下聚觀爲呂思峰言之呂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

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爲予言如此予又聞華亭檻一盜伸其兩膊能於膊上剪銀應手而解呂嘗欲從獄中劫之華令畏其多力輒撲殺不果劫呂每大恨以爲失人云或曰呂昆季三人長曰老山其人類鬼谷子次某善談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爲江陵所殺陳其尸道傍禁不得收夜有二生舁之歸葬廣中或曰其一人即思峰也

董家溝老人記

黃河水竭抵宿遷幾無河矣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十

五日子與姚江舒生四明袁生覓小車行二十里許
至董家溝大雨如注亂落兩鬢下自頸及於腰溝水
頗深不可度御者相扶携至河口得小舟渡焉始抵
溝北溝上人竊竊睨予車中相與語去留辭不定予
輦循溝而走西望柴扉高敞叩之一老人豐頤廣顙
衣裳楚楚亟延予輦入問之董其姓予笑曰此所謂
董家者也老人曰然時有衆客酣飲堂中老人拱手
謂其衆曰客至矣吾等罷飲客不能安未罷予不能
安將若何其客揮手而散老人益復洒掃布席出胡

餅麥酒相勞苦予性不能飲老人曰故知君不能飲
此酒也則更出一甌置几上長跼而請曰客語我此
酒佳藏之久矣以俟知者敢以相餉於是盡甌而傾
之壺中而手酌一大甌飲予又酌二甌飲兩生予曰
性不飲耳脫飲豈畏麥酒哉然老人情至當爲君盡
一甌盡一壺足方半歲飲矣老人喜乃自酌數十壺
而更以飲予予不能盡觴而止時雨霽則相與走溝
上溝上龜裂一望茅葦童子方縱火焚之老人曰火
後得雨則葦怒生子慰之曰老人居此良苦老人戚

然久之曰予之苦可勝道哉自吾父祖之居於此也
屋廬田舍爲魚鱉所窟宅者數矣因指其東曰此之
謂落馬湖湖水溢而溝上人之姓名未有不一更者
而董氏獨存此豈易易也哉今幸河流暫息吾是以
有此居也而賦役更煩急不能堪旦暮小吏叫號於
門輒負耒而築築已而鑿而河中搥鼓官舡踵接予
又腰纜而挽之竟日不下咽矣乃長吏之至止於斯
者又必曰董家董家黠隸黃綠爲奸呼鷄逐犬傾瓶
流壘不啻行劫矣而予不忍講之不董姓也夫是以

低回不能去予曰老人休矣夫濱河之民而不遭水
患豈有是也哉且不聞絳縣之老乎白首不知征
役說者以爲至治之祥今何望焉夫今之不古亦明
矣老人入予亦拍枕而卧嘆曰死名者耶忘其身而
守溝姓雖然猶愈於世之輕去其鄉而不惜祖父之
遺若傳舍者

東征獻獲記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虜次周山又數日而虜去又
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繫虜人而

陳所獲鎧甲兜鍪旗幟器械之屬長安街上令吏民
縱觀之予與金季化顧邃之同往則路上人吼吼相
逼而走已聞呵聲漸急則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
如堵予與二子破人肩而入見每車二輛盛砲一幹
碩而膚滑其質或鐵或銅光爍爍射人目所謂佛郎
機者也美哉其衛陣之健卒乎已觀旗則夾道而暨
皆輕繒爲之又畫以五采如瓶鏤花勝之屬其短長
各異其幹丹其幅狹其上或書左輪右輪或大方廣
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怪而又有若紕扇而大者

鷄羽之燦者綴之鳴鈴鏘鏘然或曰此虜幟也倘或然與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輛所載皆銅碗鳥碗鉛錫碗予聞之江南父老云甲寅之亂倭奴畏鉛碗特甚時已有投虜以射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車盡則爲戈矛亦夾道豎或銳或角或枝而角或角而枝品以卞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枝也邏卒拔其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颯若偃啼而鬼哭又况乎操其二張翼竭屨以趨而有不拔者乎哉或曰此猗虜之長枝也弓勁而長鏃利而多稜人言

虜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車百十乘則所獲
衣鎧瓶盤軟細之物邏卒守之竟莫肯發而司馬公
顧守者取甲若鍤計其類各四三付卒之健者着之
而立馬上赤日耀之如曙星如虬鱗銀白金黃丹猩
黑漆以手按其文則細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
鉛石之所不能透也其鎧馬者尤麗予所見馬一如
老鹿而差肥絡其首若腹而鞭之其影如瀉我馬見
之跳踣而已矣

東征獻俘記

獻獲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既就
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擁盾戟立
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據鞍而遠望塵起風腥
則群醜出長安門矣予時望見一小樓亟登之樓上
履滿不可置足則跨一馬上群馬爲象所衝亂蹄而
走不可止予乃下馬携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沒履會
有兩童子夾而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敝
敝而行貌無弗寢者有邏卒戟手罵曰么鬼胡不早
投死而費官家萬萬爲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

淚潛潛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孛醜
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會有義烏兵三千阻山而陣
孛以萬騎從山嶺衝之踐血成池三千人無寸骨完
者魯未及炊黍時予心痛焉不覺失聲墜城下然幸
生還今吾子復戍于東東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
征諸帥數年來負紹璫及大姓金錢各萬萬勢必取
償於餉軍者吾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虜縛象所時
有與其故人言者予就其人問故曰此紹興某也殺
其兄而投虜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

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濟上肴月記

己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岸皆楊柳月掛柳
端萬里空碧予與邃之徙倚紗牕下戒童子不張燭
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飛欲止因憶
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則宛如目前光景
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如晝風氣如秋濃陰如
幙山色如黛如烟村犬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
如虎丘茶烟如綉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

決海立萬珠噴薄幽語如鬼邃之故不善談爾時目
開心豁意思活活欲舞予謂邃之此景不應虛擲予
自吳之燕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里
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州之日
簷聲潺潺擁衾愁卧時聞鍾磬聲或曰此碧霞宮香
客也往覘之市上士女駢集予馬幾不得行亟出市
門外則疊騎聯鞍結束妖麗每百十人爲一聚持幡
捧鑪鳴金擊柝以萬萬計而道旁巫師佛媪乞兒歌
郎啞女戀手子獻天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竄

蝟起多於黃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間麥
風毛雨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爲我也
因作二詩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嚼
耳書館清閒嘗令邃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僧孺不果

玉蘭堂夜話記

張子之友許公舜既死七月得一子曰孺瞻孺瞻生
十八年而公舜舉孫孺瞻飲張子張子嘆曰快哉公
舜之有孫也宜哉予與公舜交自今上丙子于時同
擯于主文者相與徘徊陽羨山中久之而歸時公舜

方翩翩年少然其情念已居然長者又八年公舜死
世人悲公舜之死不幸無子也而今有孫使公舜在
春秋僅四十餘耳夫使公舜在而得孫世人之得孫
固有不待四十者矣夫何足快孺瞻生不識其父而
公舜死然後有其子今又有其孫予因公舜有感矣
昔予大父之失怙也甫三歲魯大母憐之大父泣亦
泣笑亦泣既長時以衫繫大父額沾沾喜曰異日者
庶幾偉男子哉已又未嘗不泫然泣也大父嘗自言
吾五六歲時夜半起如廁見明月當空雲物如錦唾

呼吾母觀焉母立月下顧自見吾母子影淚潸潸如雨會有雁戛然長鳴悽黯欲絕其後又十年而得若父母且喜且悲自言可幸無恨嗟乎予因孺瞻益有感矣公舜未有子而死而今得孫後死者得見公舜之孫而尚未有子誰謂公舜死而後死者生也許叔顛曰難言哉難言哉天地既闢吾與物偕入偕出與其機未有知其所以也而迷者切切然議之小大修短近遠張子不對顧侍者書之

龔安節先生畫像記

舊本龔安節先生畫像一卷烟目長耳整襟晏坐劇
有脩遠之致林巒几席皆類逸品然不名何人作或
曰先生懼後之失傳特借圖以存之彷彿昔人沉碑
事此不然先生之神在天下者如水行地中安往不
在耶方尺之圖聊試一笑亦何與先生身後事而必
使其傳勿敝乎或曰舊本落鄒氏鄒氏子頗矜秘不
出眎人慶曆間先生之裔孫德明嘗懸金購之不可
得又數十年乙卯夏季弘始見之朱孟揚家借摹成
卷季弘德明子也續緒爲務與予雅相欽重一日訪

予草堂予聞其履聲甚疾而語揚笑曰豈有竒遊哉
出袖本相視蓋先生之畫像云其明厓辰介予請之
畫史姚君君執筆熟視久之落紙如風惟肖不差毫末
又明辛巳請圖倪伯遠圖成品加逸焉君子于是稱
季弘不愧先生後矣百年之曠一朝而集殆神來云
張大復曰先生故經世之士夫無所窺其際稱獨行
也當先生時隱衷自誓請衛皇宮豈不思發憤爲天
下先顧身無三戶之資一旅之聚主弱臣踈惟討論
是務金川一慟計無復之矣不然文襄用其什一廟

食江南百世勿絕豈虛乎哉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予觀先生之像識其人忠智可以有爲成大事竟于清淨自老既明且哲感慨終身盡臣子之性尚論其世難矣

金小乙揔管夢記

南朝神曰金小乙揔管江南之人多事之其來甚久而崑之人尤虔神之荅響尤著像尤偉予于神無所不致敬藉以察來不敢草草壬子歲晏卧常州司李署中夢神降于草堂仰坐而卧手左右交于項力力

然若倦甚假寐忽然惺者予愕甚不知所謂久之幼
女病嘗設牲醴祀之而夢終不忘每與想會乃不意
兒輩爲世長祈果迎神于堂降乩信宿乃去噫亦異
矣崑之神像甲江南而乙揔管像甲于崑而睛神突
出爛爛射人人莫敢正視口鼻輔處若笑若語將翔
將動人輿之行市中金鐵錚錚無敢譁者稍慢則空
懸手足咋舌噴沫叩首請罪而後止乩之兆嚮而答
不可覩縷故老傳聞于斯特盛豈神而明者久則微
耶其神之時耶兒輩迎神時世長得兆曰自重無患

予時再寓常州聞之輒然世長平日頗自信然多拘
病時不自貴重自生徃復神故有所命之矣壬子見
夢癸丑九月神始降徵固非偶而仰首拄頸力力然
坐而假寐者則今日世長所病之形神其盡知之豈
夢也哉季世之事民聽于神予故不能自解免也獨
決然而醒夢中之兆良可喜耳倘邀靈貺當序乩驗
勒一卷行于世而繫之錄焉彰徃著來與民同患不
敢妄不敢怠是歲立冬日病居士張大復掬惠水書
于延陵道中

夢記

辛丑八月廿二日夜天氣始涼雨窓闌寂爲兒女輩
略說圓覺大義既久輒斲就枕昏然夢與元倩輩循
坡而走高岡突兀野境逶迤携手遠眺忽見萬花爛
開皆似海棠狀而高輒數丈不可攀折其地亦不能
至道旁棗實纍纍枝壓不勝予輦拾而啖之入手瑩
然味亦甘滑予與仲嘉稍折而西巒均有石大如五
石之瓠面面玲瓏有口鼻眼處題曰鬼頭石旁皆峭
壁壁間斷碣文字漫滅不可讀隱隱若云是崑山某

前輩愛玩五十年後復移植於此者空中危巨石梁高擬百丈其長半之而濶不盈四五尺梁之根則樹之杪也予亟呼叔顥觀之叔顥曰虹氣也予笑曰石梁非真虹亦非假予烏乎辨又折而西平疇幽曠復有石俯瞰流水大可盈畝狀如芙蓉色如紅玉瓣葉參差隨形鐫文其上字畫適古夢中一一成誦大都高人勝士所製也苦不能記憶耳時予念言祝希哲唐子畏蔡林屋諸人飽飫山水又能作此等快事造化何負於彼而世共惜其不遇真可笑也方謂家世

長圍之而鷄聲喔喔漏下五鼓矣予自頻歲病廢衆
口食貧日爲米鹽所迫遂對月臨風了無情緒形神
暫息乃復得此竒絕境界豈化物者以是償我哉書
此志幸

夢記

仲亡十七月又三日爲辛亥七月初九日夜三鼓夢
予仲女曲室中婉孌如常語娓娓醒時都不能憶室
深而廠循欄出逶迤盤屈數折乃抵戶予命仲若且
入吾乃行仲却立檻前目送予意若忽忽愁予艱步

也予回首固命之入見戶傍有蠶一箔繭纍纍都作
黃金色而隣舍泣聲恻恻然予心念仲即居此甚寂
寞不愈于此泣者腸欲裂乎頃之一小青衣隨予行
田間岸草始芽里許登一臺予口誦蘇子瞻超然臺
記幾盡其臺窮步小石橋稍折而北岸上多操作者一
人腰絙執帚繫紗而刷則亡叔家故僕杜坤也見予
避道予睡覺覺時昏昏久而後知吾女之亡也亟攬
衣起帶夢含淚呼倩即語之夢兩人夢眼相覩殆不
知身之在何所矣而是時隔舍間果有泣者予心怛

悍然詰朝問故則云亡一兒子且泣且爲仲喜仲亡
而存兩兒如所夢當長繭纍纍都金色豈祥徵耶仲
居江南而杜坤奴叔家歸死江南當是予神識暫詣
江南看仲或仲以神在江南告我耳登臺而誦超然
記仲已不殫鬼錄乎所恨十七月間曾無影響一夕
相語卒然捨去語又不可了可柰何雖然仲生二十
六年種種恩愛亦如昨夢耳痛哉時客虞山坐沈氏
十五松下記

西林容安軒壁記

予讀書西林容安軒自顯皇帝戊寅始也主予者
為長老源公源公故河南汝寧人有道行能以有為
法作佛事士大夫禮重之聞予至甚喜為除選佛場
東舍舍予而自處其西偏聲相屬也晨夕惠顧予禮
意彌進既十年丁亥予始為經人師四方歲時告歸
輒就源公語徘徊累日乃去如是者又二十年丁未
公坐化東塔院嗣公者多俗狀予不復至辛亥之秋
予與亡友顧僧孺過而問焉則嗣者已烏有空堂聞
寂清規亦復楚楚久之僧出迂坦中而少數意色悽

惋是爲今弦公覺如予爲述其長老時事愴然久之
僧孺曰吾猶能識源公斯人可不愧其後也因與復
理前由而予竒貧無能賑弦公公不予鄙乙邠友人
朱子魚將裝嚴武安王廟貌翰林李文長實從史之
弦公意稍適瓶鉢蕭然如初 貞皇帝庚申鵬月予
始奉蘇子瞻像歸弦公而更其額曰容安軒云距
神廟戊寅歲迄今四十有三年矣嗟乎予初以末疾寄
居僧舍所歷覽古今文學之籍究觀浮圖老子外國
之說及所著荒蕪鄙俚之詞大都得之此尋丈間即

殿廡麋興樹木榮悴亦已百變而茲軒猶能自傲于
晦明風雨僧寮衰替之後未可謂人謀之不善也獨
念予未髡而往儻如已禿竟無所自效于源公未免
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軒初名大樹齋多題咏今更名
容安容安者陶靖節有言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子瞻故嘗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壬寅之歲予
歸像僧會澄公許述此事後不果置乃歸之大樹齋
故云天啓四年甲子春三月朔病居士張大復書于
半舫樓中

崑山司訓堵先生修飭學政記

先生既訓崑山之四年甲子會諭缺先生掌教事先生曰嗟予茲茫昧惴惴惟越俎是懼耳及瓜而尸之其何以無曠厥事念惟國家王事夫子設之諭訓以領祀而率諸生故夫修祀學官之政也祖宗以來禮部節奉明詔所定廟廡之位配從之列賢儒子氏之文一字華衮惟茲惟飭而日月侵尋紊次失考將無有之予何敢不虔乃進同寅維揚蕭公攝誠稽首登階詳視自孔子神位下四配十哲秩如也乃循而左

至于東廡先生曰嗟左子稱先儒向遵會典近奉詔
折衷宜從受經孔子稱先賢位額未之更也澹臺子
位東廡之北缺木主謹受冊而識之乃循而西既詳
既視則鄔亶之誤爲單宜從家語改亶而有明先儒
陳氏獻章主亦缺又謹識之遂趨出謁啓聖祠四配
四從配稱先賢從稱先儒如廟禮皆書名惟周氏不
書先生低回久之而出與蕭公偕至櫺星門讀故訓
彭士化萬曆二十九年考定石刻乃還乃聚闕里鄉
善志京兆楊廷筠折衷疏蘇州府學新志而加考焉

先生曰嗟京兆論朱氏席越羅李猶之乎瀟洛之先
胡瑗二程氏之先康節也信然然不盡亦猶之乎亞
聖孟子之進爲配也推類言之則有明王氏之越薛
氏胡氏陳氏何容置喙哉京兆又稱朱氏之從祀與
羅李先後不同不詳年月彭刻亦不載羅李二氏何
居然而先後之論則既定矣獨啓聖從祀書程氏珦
蔡氏元定朱氏松不載周氏今祠位有周氏木主不
書名考竹版之在庫者亦不書名府學新志載周氏
名輔成不載入祠年月然其爲四從亦可無疑耳于

是拂拭故主改書左子爲先賢鄒單爲亶召工斲木
補位書先賢澹臺子先儒陳氏獻章啓聖祠周氏下
補輔成乃拜手告廟而先生又謀于蕭公曰惟茲土
有名宦鄉賢二祠以祀縣大夫博士丞尉之有德于
崑者鄉先生之歿宜祭于社者皆隸泮宮吾事也其
敢忘諸乃啓祠而按縣志考焉則補名宦祠之缺者
四曰宋殿中丞前崑山縣知縣華州邊公倣曰宋右
通直郎前崑山縣知縣程公沂曰宋崑山縣知縣深
陽潘公彙征曰皇明福建道監察御史前崑山縣知

縣臨海余公瓊鄉宦祠缺者曰宋國子學錄靈隱吳
公仁傑先生又曰嗟惟茲祠宇既敝既隘叙主而饗
安免紊次則柰何乃又庀材作榜列書名姓而懸之
以明席次既卒業乙丑二月時惟春祀先生與蕭公
從縣大夫肅志而將之雲物澄鮮人情舒暢而先生
于羅李周氏之入祀年月懸懸未釋也旁考載籍得
沈氏三才雜俎載萬曆二十三年進先儒周輔成從
祀啓聖祠先生意乃安曰羅李即不書日月有楊京
兆掌故在是歲之秋先生設祭故侯楊柳塘祠聞萬

曆間祔祀水丞石公肯構已又祔李公三省先生俯視几筵失石公位所在又召工補之曰人心之公不可沒也嘗以告邑諸生張大復曰某所願施于有政者詐止此而俸薄時艱固不敢重煩主者聊存餽耳大復頓首曰語有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考名叙位補廢崇祀先王之學政不詳于此矣昔自洪武十五年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二十九年進董仲舒從祀正統元年判定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進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弘治八年進楊時

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四配為復聖宗聖述聖亞
聖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進后蒼王
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齊公稱啓聖公以顏無繇曾
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
先儒隆慶五年進薛瑄萬曆十二年進王守仁陳獻
章胡居仁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從啓聖祀
天啓元年改左丘明為先賢改鄔單為亶羅從彥李
侗位朱熹下王守仁位薛瑄陳獻章胡居仁上皇祖
列聖繼繼繩繩多擬議一字之間以明統緒以正人

心而海壖山壤不能盡睹天子右文之盛仍訛襲蔽
失次不倫何可勝紀乃先生妥綏其位次之亢抑考
訂其日月之不知補輯其賢士大夫姓名銜秩之漫
漶者俾後生入廟頽首一覽而盡蓋皇祖列聖之靈
實式臨之其爲教曷以讓諸先生拱手曰有是哉吾
曩者手錄彭刻忘同官名姓舉火足成之將以脩一
時叅覽碑無恙也質明七月朔候令公于門碑如故
亡何忽仆字畫破碎不可讀矣豈當年彭公一念故
亦不容沒沒耶先生訓崑五年大都以表章爲首務

故侯黃岡樊公玉銜祀名宦贈尚賓司丞原任禮部
儀制司主事諸公壽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柴公大
履舉人清遠先生歸公子慕贈光祿卿原任叙州府
興文縣知縣謚烈愍張公振德祀鄉賢先生又曰嗟
自予卍角時讀太僕歸先生集已知其名傳海外既
抵崑崑人推循吏斯夕尸祝之者必曰聶樊已祀黃
岡法宜追祀曲周惟此二事吾將有待焉復再頓首
并述爲記其他達才眼乏嘉善矜不能之用與其繁
清自砥行所無事之常別有序後之飭祀者尚有考

于斯文先生名應畿常州府宜興縣人蕭公名程仁
揚州府江都縣人宰是邦者閔侯心鏡丞沈文進方
一彬尉張其耀天啓五年乙丑九月晚學張大榘薰
沐撰

崑山陳侯去思碑記

代

國家接地置官允以爲斯民也其稱最親民而德意
易達各抒其精神識力朝行暮訖于百里之治者莫
如令而令方統馭纓冠慨然攬轡不負所學以自
見其長彼其精神識力之用何不至焉然而風氣異

齊佻巧萬狀一政之出一令之施每當盤錯湊理之
間微孔利隙針芒芥互嘔心動骨豈不顧影自憐受
慶于肯綮之場導窳披却自謂此日此念惟吾知之
乃不知情妄利便其民已餒肝而書之且傳示其子
之孳絲之絲永以為好更願繼起者遂著為令也夫
然者其職親也詩曰父母孔邇易曰有功則可大有
親則可久夫誰不願為可大之功而未久忘之若不
知父母之孔邇者寧惟是器有小大澤有短長夫其
當年精神識力之用有至有不至焉吾鄉濱江負海

其土沙磧而民特貧役繁賦重易旱多潦故雖齒于禮義之國而當事者恒患其難為海寧陳侯爲之三年崑山大治民歌頌之既十有三載而民愈不忘遇有緩急輒拊膺鼓缶謳吟不置而又時時矚侯起居榮問以爲快今年冬有老氓數輩抱故牘萬紙踵予門請掃石爲侯記予昔以諸生侍侯宇下有國士之知旋薦賢書未久侯去猶憶士民攀戀謂是古之循吏今之神人顧莫能指數其異而睹茲成冊纒纒洋洋益茫然而無以復諸父老也因謂之曰若聞盲者

之摸香象乎得其一體皆可以見全力即以吾所欲
言為侯記顧不知以君所欲言于侯而為之記者親
也有間一老氓咳予旁言曰氓憶侯蒞政初適議後
云量戶計畝析為五年賦長既均既覈而顧視諸鵜
結者心傷之曰崑民不勝逞矣為察諸徭之最難辦
者莫如北運乃差次其甲乙而輕重布之謂之津貼
津貼行而五年間萬石長得保生聚其小者亦生育
如常緊侯力也而其當年固不與差次之列心特銘
之一氓曰崑當南北江海之衝其東南由青溪出黃

浦滙于海沮洳為患道路梗塞公私巨艱往來于茲者何論風雨霜雪蓋濡首渰足幾為魚矣而奸民又出沒其間情形叵測侯計里而梁之石勢參差相望一十八里之遙無塗炭者問石梁所由民間故未嘗占一役輸一鎚也古循吏鑿渠便民永為農利有此奇否已又一氓曰崑民苦賦非獨崑賦重也兗軍無不狼狽張拳狼面咆哮賦長賦長提鼻忍息計石與之耗積十鍾可抵百鍾侯會諸兗者理論而氣挫之兗者杜口莫敢仰視立減耗米萬石有奇是故賴仍

水旱而徃不苦耗云又一氓曰崑地邊高中下其最
下者曰水區滌雨一日畝與江通侯頓足曰柰何乃
羨羨粟若干使田者自圩之又立為公租永隸軍儲
軍儲微所緩也言既其氓歷指教曰十五年來荒江
察沈之鄉不聞追討聲而田有遺穗不拾者嗟乎誠
如諸父老言吾故語諸父老吾言之不若諸父老言
之之詳覈也而孰非侯曩者精神識力之用嘔心動
骨針芒莽互諸湊理間所為耶其幸毋以予言為效
諸父老一似盲者之摸象也雖然吾語若曩者侯曩

東婁不閱月而東婁人碑之矣崑人浸灌侯德不羞
早計耶諸父老叩首謝不敏予笑曰父老無恐與為
曩者言之而碑之孰與今日碑之言之為崑民之不
能忘也侯名祖苞字令威萬曆癸丑進士在縣三年
諸所為平獄緩賦剔奸洗弊勸學興禮載德政實錄
其儼若神明事不留行者則口碑誦而傳之不具論

崑山張氏三世榮封記

崑山之張顯于世者數家其至于今蟬聯絡繹愈出
而愈妙者曰章浦張氏張氏之先自階封通議大夫

以嘉靖己未進士登垣省歷官按察世稱長者萬曆
癸丑參政用春官上第官雲司受卽秩得封父母如
其官妻孺人既出守紹興考上上進中憲大夫父封
如之母進恭人妻恭人已又守浙之寧紹久之叅政
河南守大梁而是時其長兄成進士選知晉江先是
封通議以身貴貴其配浦制不及章章今封中大夫
母也封大夫甚念之默不言大梁之役會天子覃恩
海內大封參職于是參職公始階中大夫得封其祖
通議大夫父中大夫祖母浦章母李及其配陳皆淑

人予誥命崇禎二年己巳春參徽免封中大夫喪謀
于晉江令入廟告行事當事者陳御胙載黃麻馨爐
漚觴寵其家廟如制參徽侍晉江與其仲季及諸孫
曾之冠者佩者卅而頂者若而人伏謁道左三薰御
書授祝史宣之大哉皇言源本攷績所以惠其祖子
孫三世者甚盛章淑人之誥脩加愍恤宛如封中大
夫之念淑人也于是蒿呼歡忭已進諸從事與觀賓
之稱賀者行私覲禮而庭隘不暇旋馬乃奉主升廳
事揖讓如儀晉江頷語其弟文學君吾與若事親日

長宜有述乃使叔子先之碩受解參徽瞿然曰爲人
臣子各修其職豈有先後焉雖然猶憶先大夫具金
緋當舉六十觴誠門者毋入賀幣意在大毋章淑人
也今幸邀先帝之寵眷得用中大夫禮以康于淑
人我先中大夫可無悼其不幸于九原乎我與若幸
稍慰先大夫侍老毋淑人無恙吾聞之新城王氏某
太夫人所進翟冠積一十有七而太夫人神明不衰
夫非盡人之子與晉江與仲季色意憮然顧視庭下
冠者佩者卅而頂者雖在襜褕皆有勇壯之色當是

時雲物澄鮮賓寮欵暢觀者千人嘖嘖稱未曾有既
退其友人張大復泐筆記之已而嘆曰長厚之可以
爲家國甚矣哉今夫參政強仕之年耳榮華三世豈
哉顯榮矣又何其家多才子弟也吾每見一人焉覺
八龍三鳳未稱蹠蹠故無論晉江諸文學方來者進
矣長者之報不寧惟貴積學積行于是焉出章叔人
以一人之身副通議塞封中大夫未數傳而濟濟若
是後之覽斯記者是其猶參政之三世也夫

王仲如未主藏朱氏家藏記

縣志名臣傳有王侍郎永和居官有幹局能任事性
喜吟咏長子汝賢蔭大理評事次汝霖歷官吏科都
給事中終河南右布政使予尚論人物時既傳之矣
獨求其子孫不可得憶為兒時聞長老言評事公能
器人物得快壻朱天昭予亦昧昧不竟所謂也天啓
五年偶逢朱氏家老能言其事輒為之記曰評事公
無子生女一人妙選名族無當者而朱御史公方外
角從其父日南先生學評事公一見竒之許嫁女御
史是為封一品王夫人生南冢宰公而評事公終無

子布政公亦絕朱氏于家廟左建祠三楹奉祀評事
公與其父侍郎公暨祖贈侍郎子禎公春秋享祀勿
絕歷五傳而朱御史公法當祀朱氏子難之私自念
曰先御史以服盡祧有知侍郎公三世儼然祀廟左
則柰何毋傷薄厚耶家老言御史所以祧為有繼入
者評事公無後更歷百世猶之乎三世耳無已則請
祧侍郎父子禎公主而以御史配享王氏兩世不可
乎御史祧禮也奉御史主長侍評事公又推評事無
子之義合祀侍郎公情也亦亡于禮者之禮也朱氏

子大悅曰更請無桃李積公令我祖以序當遷及冢
宰公亦復如是冢肇而下則請如制矣故吳趨坊朱
氏家廟有王侍郎三世木主議以御史冢宰長侍王
氏爲百世不遷之廟云君子曰人生亦何必有子評
事公釋壻而得嫁女御史公御史公生五子長曰冢
宰公王夫人出也夫人一舉得冢宰狀元及第榮華
至今令王氏廟食可以百世夫人生亦何必有子鄉
史公名文終湖廣按察副使冢宰公名希周歷南京
吏部尚書公一子景固景固二子衍宜興縣教諭遷

秀縣知縣涵衍子時亨時亨子昌期主祀者也昌祚
吳縣學生其家老曰隆棟衍從弟

旃檀室記

入海寧寺歷階而右為涵公房精舍涉講堂又折而
左長廊倬窳可百武許又西折為靜室中龕紫金像
莊嚴妙麗光明耀人眉宇左為旃檀室凡二楹其一
廣方丈而贏公與其徒處三疊躋居學于此其一函
經罽榻焦團茶竈外無長物又即其處架木為小閣
題曰鄰虛皆涵公所建也先是予嘗至止斯室盡長

廊之南有古桂一株時秋風飄粟芳馨襲人常許徑
公爲之記因循不果今年冬初偶携孫子安淳再過
其地公飯予旃檀之室予謂公此室嚴淨毋輕蹴踏
耶公笑許我當不被戒談笑間起居古桂曰幸無恙
而顧視前除有木鬱然香追葉墜別公所植乳柑既
敷榮落其實矣予猶憶許作記時此木尺有咫轉盼
十年遂爾蒼蔚碩視頭絲何疑如許既別稍問安淳
涵公宿饒風義歌吟不輟眉間常燦燦有光氣于今
何如淳曰彼上人者如那伽在定時獨兩頰喻喻固

不知其所持何義已問其侍者云長老持律如儀獨
君苗之硯未便燒却耳當是時予以事信宿其旁舍
嘗深夜叩同舍生路有經由竊竊聽公與三哀聲禮
懺令人心熱意消百愧交集因念旃檀密義見首楞
嚴佛言燃檀鉢許香聞四十里滿室羅筏城故嘗蠶
剛佛智此非戲論當是甚深微妙秘密第一義何者
古德有言一一篋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篋孔線
蹊悉為世界夫如何獨于旃檀香僅聞四十里滿
室羅筏城不外攝乎且非獨于此昔如來成道後肖

毋忒利天優闡王願見無從爲刻旃檀像供奉彼國
其後如來還宮道經其地像與優闡君臣共迎佛祖
絃刻旃檀是佛亦何止香聞四十里而已也傳云三
界惟心我親旃檀蓋有心義云吾曩者經由其室聞
哀聲而心熱意消愧集乃不知五濁色身通時已在
空羅筏城也夫他日還叩庭樹問之是爲記

江上小香山梅花堂記

自澄江之東闕折而行三十里曰香山又西南折爲
茲山之分壠者曰小香山故有吳三妃採香處其上

巨石林立蜿蜒綿亘俯瞰麓陂池決泮映帶左右
令人應接不暇者則予友徐長卿之梅花堂在焉長
卿賦性儵遠不肯刺感人間一日過予草堂撫味梅而
贈賞却立久之顧視堂中所龕子瞻像笑曰夫其有
前符耶予亟問故長卿曰昔昔構堂于小香山義取
梅花蓋決之學士書額云予促問書額云何長卿曰
吾堂饒山骨吾故就其屏而列者削爲址焉深爲池
焉仰睇盤石其質三尋耳而奮迅踴躍始覺有數十
仞之勢吾故饒梅癖而玉壘層疊其上辨萼參橫不

覺其與心會也蓋有暗香浮動之感焉而友人適有
玘斯品者予特因而廣之今計吾堂着圖書所前後
為松檜者十之三為竹木卉草藥茶者十之二而為
梅者十之五梅之觀于斯畧具已其明年得學士額
于婦翁鄧濟川先生飛揚璀璨雅與堂稱梅花之義
所以有取爾也予笑曰子願予草堂適龕子瞻像子
瞻命之矣請為子記之長卿輟然曰固也堂故以石
勝今以梅勝每歲敷蔕時覺上下凹凸間爛爛如積
雪觀止矣吾堂質無丹堊綯采之貴軒于堂後者曰

浣石列于石者曰平臺齋于下者曰草亭若廊若房者各一焉止耳計吾堂之在小香山亦猶鼎乳之在大澤也顧安所辱學士書而稱之予曰昔學士薄游許下建梅花堂于州治之北手書茲額雲章爛然此天下所共驚睹希一遘焉不可得夫誰使不脛而走于採香之故址乎人物會合焉可誣哉吾廬托于巖雜之鄉局踳兩株曾不得十步且欲附于瞻像與俱而又何疑于君家之斯堂也大地名園如河陽之金谷贊皇之平泉惟其人之有力與與境合輒得之然

終不能久傳于世故必力與名稱其人真足不朽則
雖窮落灌莽之中一時供吾搜剔悅吾觀記若西蜀
之亭南陽之廬許下之巖世傳寶之永永勿替乃可
喜耳且吾聞長卿之卜壤茲山也望桃花澗之瀑流
心悅之乃與客窮其辭樓下殿之處因以其旁築室
而游衍焉然則江山豁達之觀不獨子瞻命之天錫
之矣是爲記

胡道士祈雨記

天啓五年乙丑夏六月不雨土田龜坼農人置禱于

河之腹汚重而引之禾不釁而是時暘烏出谷湯湯
欲流金苗葉如赭守土者患之集諸羽衣預告城隍
之神既十日而旱愈甚莫可誰何將募巫而暴焉諸
羽衣競以古對曰古受善術可刻日驗也邑父老亦
爭言古有戒行當格天于是守土者聘古視事而古
方病嘔逆食糜不能二盃私自念吾受法于上清上
清真人與我秘濟世為務而吾惜吾嘔不為斯人一
強起昔昔之歲民幾為魚今去魚又立稿耶則請主
者卜壇壝乃卜壇壝得景德寺武安王廟之南址請

卜日則得月之八日甲寅古仗劍登壇誠其徒李素
張天麟周天諤徐玄之護而稟令焉乃步虛巽水撒
請三限而老弱纍纍呼曰焦不及夕矣而堪此三限
乎既月之初十乃雨雨濡郊南北有飛雲過壇墻土
爨輒止農以為未足古步虛如初十二日戊午又雨
古曰此兩限矣未也而古面焦如擗風行之且欲解
老弱輩意甚憐古而群咏加篤焉月既望古中夜起
演上清法嚙指血作檄檄訖告其徒衆曰雨從西北
來乃倒置壇向天門黑雲四合大雨如澍自辰至

酉淋漓勿絕一縣民大喜過望是役也始于月之八
終于望之既一日又二日度輟壇壝無慢雨既有老
氓集田旅踵古門謝曰鍊士之法足可侔天雖然吾
輩每望見鍊士面焦土籜且解心怵怵焉懼弗集事
矣然諦視之焦而不削問所噉食輒數十器不似曩
者登壇時食糜不盡二盂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雖
然昔昔之旱曾不及夕矣而限必以三何居古曰蓋
謂之五雷鞭龍法云循限而禱其盼繼答無容請亂
脫令嚙指不雨計無復之耳氓曰吾年少時見劉侯

之禱也以周惟岑祝庚王侯之禱也以夏大倫而未
有限者限三何居古曰彼斯之謂使者敬吾斯之謂
鞭龍五雷徽也然則鞭龍五雷何如古曰先天玉樞
上將是謂靈官昔者靈官受勅于上帝得騎龍行雨
龍不及靈官怒殺而醢之以其筋為格帶帝怒譴靈
官遂為湘陽神血食湘陽之民率以童男女祀而後
靈得安其土宜墮矣薩真君憐而收之而靈官故欲
殺隙以伺真君遂游十二年真君不聞乃降此天地
之正氣從玉樞分姓者也道法之正天弗能違古何

力之與有故夫春秋繁露所載五行雨之法與夫
虎頭致雨龍湫興雲豈不沛然下之而後無驗者非
限也氓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是歲九月九日天晶日
明蒸民乃粒病居士張某薰沐爲之記